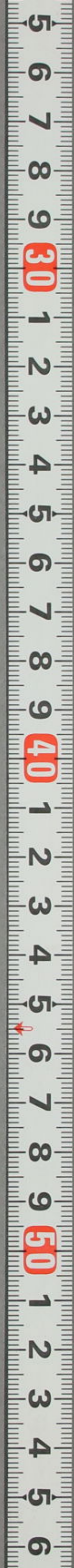


古文真寶彙解大成

卷之二十
書類



古文眞寶諺解大成卷之二十

書類

璿璣鈴曰。書者如也。寫其言如其意云云。見韻會。
顏氏家訓曰。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事物紀原。
舜曰。書用識哉。春秋子家弔宜孟以書。漢曰。尺牘。
陳遵所善是也。故今日書尺名。雖見於有虞而實。
始於春秋。文式曰。書宜簡要明切。書ノ名ハ尚書ニ
見ハルハト云其文ヲ人ニ贈テ書ト云コトハ春秋ヨリ
始ル。今文ノ一ト
シテ門類ヲ立タリ

上張僕射書

韓退之

韓文公。僕射張建封。ガ召テ節度推官トスルニ因テ。
番直ノ寛優ナラン事ヲ望テ。此書ヲ上ツル。節度公國
司也。推官ハ其下奉行也。紀原曰。太甲既立不明。
伊尹作書以戒。此上書之始也。七國時臣子言事

於其君皆曰上書秦改曰奏今亦有上書之事又通於臣下者也張建封唐書列傳八十二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客隱兖州少喜文章能辯論慷慨尚氣自許以功名顯貞元四年拜徐泗濠節度使云云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云云僕射周禮六典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秦漢置左右丞相魏晉改爲司徒後罷置中書監令或相國晉魏以來宰相以它官參掌機務或委知政事者無有常官唐以僕射爲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丞相上書韓文集註公以貞元十五年二月脫汴州之亂依張建封于徐秋建封辟爲節度推官至是供職書意以晨入夜飯爲不可其不誦於富貴之人可知也又上張僕射第二書曰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事不止云云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人心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云云此書公文公二十二歲時建封二上ツル文章軌範曰上張僕射書答陳商書凡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心小由麤入細由俗入雅由繁入簡由

豪蕩入純粹此集皆麤枝大葉之文本於禮義老於世事合於人情初學熟之開廣其胸襟發舒其志氣但見文之易不見文之難必能放言高論筆端不窘束矣

萬里居士曰此篇九段自篇首至敢言第一段自古人至不言第二段自凡執至下矣第三段自孟子至君者第四段自今之至言進第五段自愈蒙至如此第六段自又將至悔也第七段自若使至末也第八段自伏惟至末第九段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

九月唐德宗貞元十五年己卯歲也。愈再拜。愈ハ退之ガ名再拜ハ敬テ書時ニ如此。受牒韓文注曰。節度推官牒也。說文牒札也。徐曰。議政未定。短牒諮謀曰牒。簡也。官府移文。謂之牒。官人ノ召狀也。使院節度使ノ所居ノ官院也。小使院中ノ小使官也。故事節目使院ノ署中法度ノ書付也。故事ハ其官ノ故キ例也。節目ハ其細書也。自九月一韓文注嚴曰。退之以貞元十五年二月從董晉之喪。自汴之洛。聞汴之亂。遂來彭城。依張建封。至秋欲辭去。建封奏爲節度推官。因留幕中。受命之明日見院中事。自有晨入夜飯一件。以爲不便。乃於九月一日上書言之。云。心ハ公文公推官ノ召狀ヲ受ルノ明日。節度使ノ院中ニ在處。小使院中ノ故實法度十餘箇條ヲ持參シテ退之ニ示ス。是ヲ視レバ其中不可然事一條アリ。九月ヨリ明年二月ノ終ニ至ル迄皆早晨ニ院ニ入。夜ニ及テ飯ル。疾アルカ。又何ゾ事アルニ非レバ。容易ニ院ヲ出ル事ヲ不許ト云。退之初メテ召命ヲ受タルヲ以テ遠慮シテ敢テ不申。

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用事變化抑而行之。必發狂疾。當如此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

古人一韓文注。孫曰。左氏定五年。王孫由于之。言古人ノ云人ハ面々ニ能シ得タル事ト能シ得ザル事アリト。今院中ノ法官人晨ニ入テ夜飯ル。此ノ如ンバ退之ガ能シ得ン所ニ非ズ。我成ザル所ヲ強テ抑ヘテ行ハ。必ス物狂ハレキ疾ヲ發セシ。正故事ヲ用ル時如此。變化スベシ。上無以一承事ハ奉公スル也。上三所云ノ如ナラハ上ハ公儀ニ承仕スル事不成。官祿ヲ給ル恩德ニ報ン所以ヲ忘ン。下ハ自ラ身ヲ立ル事ナク。公ヲ重ンジ。義ヲ立ントスル志ヲ失ハシ。然レバ何ゾ口ヲ閉テ敢テ申ザル事ヲ得ニヤ。

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謂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

執事ハ執權也張建封ヲ指云一元日其人ノ名ヲ不云シテ左右ノ者ト云心也非謂ノ謂字本集作爲凡ソ執事ノ退之ヲ選ニ舉テ節度ノ推官ト被成事ハ退之能晨ニ院ニ入夜家ニ飯ント思ヘルニテ如此スルニハ非ジ必ズ退之ガ材能ヲ取用ルコト有ントレテ也苟モ退之ニ取コトアルバ晨ニ入夜飯ラズト云其別ニ所取ノ事猶在ベシ

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

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

任ハ負荷フ也其分際ニ叶フ官職ニ任用スル也處ハ其職位ニ居ル也下ノ上ニ仕ル事一色ノ事ノ三ニ非ス上ノ下ヲ使フ事モ一色ノ事ノ三ニ非ス皆其品多シ其人可成程ノカヲ量テ是ヲ任用シ其オヲ度リテ其官職ニ居シム其人能シ得ヌ事ヲハ無理ニ強テ其職ニ成シメズ此故ニ下タル者其身ニ叶フ程ノ官ニ居リ職ニ任ズレバ爲損ジナキ故ニ罪過ヲ上ニ不得上タル人モ目金違ハズシテ下ニ怨ラル事ナシ

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公孫丑篇下ニ云云湯之於伊尹學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云朱子註所教謂聽從於已可

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孟子云心
ハ今ノ諸侯何レモ似タリ依タリニテ。其中ニドレゾ大
ニ相過タル者無コトハ何故ゾヤ。諸侯イツレモ皆其心
安ク教ヘテ召使フ者ヲ臣トスル事ヲ好ミ。其我ニ物
ヲ教ヘ異見シ諫ル者ヲバ祿ヲ與ヘ禮ヲ成テ召使フ
事ヲバ好マザル故也。我ニ云儘ニ使ハル者ハ何事モ御
意次第ニ成テ我身恣ニニ心行共ニ乱ル。其ヨリ
身ヲ失ヒ國家ヲ滅ス事モ出來ル。若夫我從テ道ヲ
學ヒ直言諫ヲスル者ヲ臣トスレバ其君心行共ニ正
シク成家齊リ國治マリ次第ニ外迄モ版服スル程ニ
遂ニ大ニ鄰國ノ諸侯ニ過ル者アリ。孟子ノ本文ニハ即
チ湯王齊桓ノ事ヲ引テ云

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
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
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

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此一段分明是以孟子之言
譏張公幹轉得婉曲可法

今唐ノ時ハ周ノ末孟子ノ時ト又彌々遠シ。唐ノ代
ノ人皆其云付ヲ聞テ馳走スル者ヲ好ミ其已ガ身
ヲ正直ニシテ道ヲ行フ者ヲ好マズ其命令ヲ聞テ何
事モ御意次第ニ奔走スル者ハ利欲アル者也。其已
ヲ直フシテ道ヲ行フ者ハ義ヲ好テ利ヲ忘ル者也。未
ダ利欲ヲ專ラニスル者ノ君ヲ愛シ忠ヲ盡ス事アラ
ズ。未ダ義ヲ好ミ正ヲ守ル者ノ君ヲ忘レ身ヲ私ス
ル事アラズ。注此一段退之分明ニ孟子ノ語ヲ以テ
張僕射ガ其所言ヲ聞テ役使スル者ヲバ好ミ直言
シテ立義道ヲ行フ者ヲバ好マザル事ヲ譏ル。幹轉ハ
メグラレメグラスト讀リクルリト云廻シ云換得文章
婉曲トメゲメグル事文ノ手本トスベシ。婉曲ハ眞直ニ
素氣ナラズ云巧ミニ筆ヲ曲テ美シク云様ニシテ實
ニハ諷諭スル所アル也。杜預春秋左氏傳序婉而成
章

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
可以此言進。此一章辭太直。兩句救得好。

今唐ノ親王諸侯王二ノ公宰相等ハ皆前ニ所云ノ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也。而行道者。獨リ執事張公ノミ退之ガ直言ヲ聞入ベシ。世ノ宦遊スル者ハ皆聞命而奔走ス。獨リ退之ノミ執事ニ於テ直言ヲ以テ奉ツリ進ムベシ。韓文作可以言此事。此一章言辭太ハダ直シテ人ノ所不也。此兩句云出シテ上ノ直言素氣ナルヲ救ヒ得テ好。是則于婉曲也。

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實。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

本集愈下有之字寬假詩。昭假遲々箋曰。假。暇也。寬假。天下之人遲々然正義曰。假借之義。故爲暇也。退之汴州ノ亂ヲ避テ張公ヲ頼ミ居ル。張公奏聞シテ退之ヲ推官トス。是蒙幸於執事其由來久シ。若此番直ノ訴訟ヲ聞分ラレ寬ヤカニ恩意ヲ假シテ退之ガ本性ヲ失ハサラシメ彌々待遇シテノアヒシラヒ退之ガ正直ノ名ヲ成スニ足シメントナラハ寅ニシテ院ニ入。辰過テ家ニ販リ申ニシテ又院ニ入酉過テ退出セシ。如此ニシテ大率常例トセハ心無怠慢シテ職事ヲ廢セシ。

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八十字。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九十字。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十五字。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十字。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九字。句。○連下五小如此。

字句法長短錯綜
凡四變。此章法也。

上三退之。新訟スル様ニ張公寛假セバ。天下ノ人聞
テ。必ス皆張公ガ士ヲ好ム事如此。張公ガ士ヲアヒシ
ラフニ禮ヲ以テスル事如此。張公ガ人ヲ官職ニ就テ
使用スルニ其人ノ本性ヲ枉屈セズシテ能寛容スル
事如此。張公ガ人ニ瑕ヲ不付。名ヲ成就スル事如此。
張公ガ舊知久友ニ厚キ事如此ト云。論語故舊
無大故。則不棄。八字。句九字。句十五字。句九字。
句是文章長短ノ句法。連下。五ツノ如此ノ字ヲ
連子テ下ス。句法長ト短ト錯綜スル事。凡ソ四様ニ
變化ス。是章ノ法也。錯綜ハ雜ヘ織ノ義也。

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

十一字句韓愈之不

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

十三字句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

之以禮如此

十四字句又連下三小句如

則成於執

事之門無悔也

一段文勢如狂瀾浩波。只此一句截斷有氣力。

天下ノ人又退之ガ依賴三飯宿スル所ヲ知コト如
此。退之ガ直言シテ富貴ノ人ニ諂ヒ屈マザル事如此。
退之ガ賢ニシテ所依ノ主ヲシテ退之ヲ待遇スルニ
禮義ヲ正サシムル事如此ト云ハ。退之張公ガ門下
ニ老死ス共後悔スル事無ラニ其主孔子王顔濁
鄒家王蘧伯玉家ト云ノ主字也。十一字句十三
字句十四字句又三ツノ如此ノ字ヲ連子下ス。長短
錯綜ス。是章ノ法也。一段此一段ノ文勢狂驚セ
ル海濤洪大ナル波浪ノ如シ。而ソ只此則成ト云
一句ヲ以テ收拾截斷ス。甚有氣力筆法也。

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
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
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

乏而已耳

前段說話此一反只用六句頓挫波瀾絕妙

行ハ行列也。隊ハ羣也。又行列也。唐詩畫袴朱衣四隊行。若張公退之ヲ人並ニ行列ニ隨テ院ニ入。群隊ヲ追テ奔走セシメバ言敢テ誠ヲ盡シテ直諫セズ。已ニ於テハ道ヲ枉屈スル所有ベシ。天下ノ人張公ガ退之ヲ屈スル事如此也。ト聞バ皆張公ガ退之ヲ舉用ル事ハ只退之ガ困窮ヲ哀レミテ收メ取テ職ニ就ル耳。退之カ張公ニ仕ル事道ヲ以テハセズレテ只利ノ爲ニスル耳。ト云ニ
前段ニ所望ノ品ヲ説述此ニテ一變シテ上ノ意ニ反シ只六句ヲ用テ頓挫スキリト引收ムル也。文章波瀾ノ如ニシテ句法絶妙也。

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

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

受入之恩與受人之知不同

感恩易感知己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此兩句下得妙

孫曰。任昉代范雲謝表云千秋之一日九遷苟爽之十旬速至方之微臣未爲速達文選李周翰注車千秋自園寢郎論展太子事一日起至太鴻臚史記豫讓曰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若張公退之ガ所望ヲ不許シテ上ニ所言ノ如ス。毎日千金ノ賜ヲ受。一歲ニ九度官位ヲ遷シ進メラル。其恩遇ヲ感スル事ハ有ベシ。天下ニ稱セラレテ張公ハ退之ガ知己ト云レシ事ハ未レキコト也。知己ハ知音也。人ノ恩德ヲ受ルト。人ノ已ヲ知コトヲ受ルト。同ジカラス。一旦人ノ恩ヲ受感スル事ハ易ク我ヲ見知コトヲ感スル事ハ難シ。故ニ士ハ已ヲ知者ノ爲ニ死スト云
兩句一感恩則一ト云ヨリ下ノ兩句此ニ下シ得テ也妙

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

採納焉

此三句無緊要句法亦不苟且愈恐懼再拜

伏惟ノ二字ハ敬シテ云時ニ書辭也退之カ材能ノ
所不足ヲ哀レミ愚鈍ナルヲ憐テ罪ヲ免レ所云ノ辭
ヲ察シ慈仁ヲ垂テ其所望採納シ給ヘト也採納ハ
令點シ納受スル也注此三句ハ差テ干要ナル語ナシ
ト云其句法亦粗末當座ヤカナヒナルニ非ス恐俱
ハ其人ヲ敬シテ恐俱ル也

爲人求薦書

終篇以馬遇伯樂之願便增聲價比喻
人オ遇知己者之賞識便至入用起以

木ト與馬對說起亦的
切文簡明而意圓活

韓退之

韓文十七載之此書ハ退之人ニ代ツテ官位ヲ薦シ
事ヲ求ルノ書也而ノ何人ノ爲ニスル事ヲ不知亦退
之何レノ年ナル事モ不知又何レノ人ヘカ呈スト云事
モ不知但シ四タビ博士タリシ時ニ侯喜等十人ヲ祠
部員外郎ニ薦ム陸慘字ハ公佐是時權德輿貢舉
ヲ典ル貞元十六年陸慘祠部員外郎ト成此書蓋
シ陸慘爲ニ權德輿ニ呈ス歟註全篇馬ノ伯樂ガ見
廻ルニ逢ヘバ即チ名馬ノ譽ヲ得テ價直ヲ増ト云フ
以テ人ノ材能アル者我ヲ見知者ノ嘉賞シ知識スルニ
遇ハ即チ官ニ入レテ用ヒラルニ比シ喻フ起句ニ木
ト馬トヲ以テ相對シテ說起ス的切的當親切ノ義
也矢ノ的ニ中ルガ如ク刀ノ肌ニ觸ルガ如ク能道理
ニ當ルヲ云簡明ハ文簡要ニシテ明白也圓活圓十
ル物ハ必ス活動ス意圓ニシテ少シモ滯ラス活テ動ク

也○梅菴曰。此篇五段。自篇首至足也。第一段。自以某至者也。第二段。自於是至云耳。第三段。自今幸至如哉。第四段。自昔人至。末第五段。

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

本集ニハ。發頭ニ其聞ノ一字アリ。莊子曰。求馬於唐肆。注。肆。猶。廐。也。又市店也。不材ハ惡木ニテ棟梁ノ用ニ成ヌヲ云。下乘ハ驚駘也。首ノ句ヨリ喻テ云。木ノ山ニアル時。馬ノ肆ニアル時。自稱ヲ知ヌ者。其傍ヲ過レ共。顧ミサル者ハ毎日千方人ヲ累ヌト云。其未ダ必スレモ其木不材ナルニ非ス。其馬驚駘ナルニ非ス。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

全キ

莊子。人間世。匠石之齊。見樂社樹。其大蔽牛。其可以

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弟子走及匠石曰。吾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何邪。曰。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伯樂事見二卷。

匠石ハ戰國ノ太匠。石ハ名。能木ノ目利ヲスル者也。過本集作遇。伯樂ハ能馬ヲ知者也。詳ニ雜說ノ注ニ見ヘタリ。棟梁ハ屋ノムナギヲ也。良材ナラデハ用ヒラズ。超ハ越也。逸ハ駿也。足早ク堀岸ヲモ能飛過ルヲ云。又凡馬ニ超勝タルヲモ云ベシ。山ニアル木。匠石通り過レ共不見。肆ニアル馬。伯樂遇見レ共目ヲ不留ニ至テ。而後拔ハ良木ニ非ス。駿馬ニ非ル事ヲ知ト也。莊子。林。注。櫟。木名也。社。之中有此櫟木也。匠石齊ニ往時。櫟社ノ樹ヲ見ル。櫟ハ樗櫟。アフチト訓ス。本艸綱目ヲ考レハヌルテ也。其木大ニ成テモ棟梁ノ用ニ不中。故ニ散木ト云。其大サ牛ヲ蔽ストハ。廣サヲ云。莊子此句。下ニ云。繫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

殺其可以爲舟者云云。注。枝可爲舟則其身可知矣。舟ニ作ルベキ者十本許リモ其旁ニアリ。觀ル者市ノ如シ。匠石通りテ顧ミズ。匠石ガ弟子後ヨリ走り。追付テ問テ云。我未ダ昔ヨリ如此ナル美好ノ材木ヲ不見。而ルニ先生匠石視ル事ヲ肯セザルハ何故ゾヤ。肯ハウケガフト讀合點スルヲ云。匠石カ云。彼木ノ事ヲハニ云コト勿レ。散木也。林希逸註。言無用散棄之木也。何ノ用ニモ不立。散シ棄ベキ木ナル事ヲ云。以テ舟ニ作レハ水ニ沈ミ。棺槨ニ作レハ速カニ腐器物ニ作レハ速ニ破レ傷フ。屋ノ柱トスレハ出食是良材ニ非ル木也。用フヘキ所ナシ。故ニ人伐用ヒズレテ如此長命ナル也。

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

某ハ今薦ムル所ノ者ヲ指「宇下」左傳昭十二年諸侯事晉未敢擣貳况衛在君之宇下敢異志注屋宇

之下(姻婭)孫曰。尔雅。婿之父曰姻。兩婿相謂曰婭。詩。瓊瓊姻婭。某公カ閣下ニ居ルコト已ニ久シ。而ソ又辱ク縁坐ノ末席ニ在。是木ノ匠石カ園ニ生育シ馬ノ伯樂ガ廐ニ成長スル者ノ如シ。某初メヨリ能處ニ依居ル事ヲ比喩シテ云也。

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耳

能處ニ居リ能人ノ縁者ニテ在ナガラ其人ニ能者ト知ラズンバ假令他人千方人ニ知ラルハ事アリ共木ノ匠石ニ顧ミラズ馬ノ伯樂ニ遇ザルカ如シ。發端ノ句ニ照應ス耳。字韓文ニハ作系。注曰。一無尔字。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其何如哉

今幸ニ天子毎歳ハ公卿大夫ニ詔命シテ士ヲ擇テ進貢セシム。頼ハ憑也。ヨルト讀リ。又幸也。某等カ類ノ如ナル者皆薦進奏聞セラル。事ヲ得タリ。比ハ類也。法華經曰。如我等比。比頃ノ比トスヘカラス。一本無比字。是ヲ以テ貴公ハ薦メラレ子其諸人ノ薦舉セラル。ニ就テ某モ身上ノ事ヲ進メ説テ憚リテラ御家老迄申上ルト也。冒進トハ推參ヲ願ミズ進獻スル也。累ハ苦勞ヲ係ル意也。不自量トハ我分限ヲ量ラサル也。又其材能ヲ度ラサルニモ成也。已字ノ下。本集ノ註ニ云。一有也字。然レ其貴公某ヲ如何底ノ者トカ目利シ給フゾヤ。御心中量ヒ難シト也。

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

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

春秋後語蘇代欲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用蘇代。不説見代。乃説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此一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及見伯樂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價十

倍。足下有意。其與其事頗相類。是故始終言之耳。

本集作昔者。舊承詔切説文。賣物去手也。昔シ馬ヲ賣ントテ市ニ往テ久ク在レ共。人凡馬也トシテ不買。伯樂ガ能馬見知タリト聞テ。伯樂ニ從テ彼馬ヲ相シテ給レト求ム。伯樂過リテ一度見廻ラス。市ニ集マル人。大キニ驚テ。拔ハ良馬ニテ有ケリト忽チニ其價ヲ增コトニ倍也。春秋後語ハ。周ノ末春秋ノ後。戰國ノ時ノ事ヲ記シタル書也。即千戰國策也。蘇代ハ蘇秦ガ弟也。史記ニ有傳。蘇代齊ノ威王ニ見ヘン事ヲ思フ。威王蘇秦カ存生ノ時嘗テ我ヲ欺ケル事ヲ怨ル故ニ。蘇代ヲ用ントハ思ヘ共見ン事ヲ悅ビズ。蘇代往テ淳于髡ニ説テ云。人駿馬ヲ市ニ賣者アリ。二日ニ及フ迄市ニ立トモ人馬主ト與ニ彼馬ノ事ヲ云者ナシ。伯樂他所ヨリ還ルトテ。彼馬ヲ見行過テ又顧ル。人是ヲ見テ大キニ目ヲ付替テ。只一朝ニ其直十増倍ニ求ム。足下淳于髡殿情アズ。臣蘇代ガ爲ニ伯樂ト成テ。齊王ヘ手引シ給ハラヌ

歟ト云足下。公其相手ヲ指云。其人ヲ敬シテ足ノ
下ニテ申入ルト云意也。猶天子ニ陛下ト云宰相ニ
閣下ト云ガ如シ。春秋戰國ノ時ニ其方ト云辭也。某
與山某ガ貴公ニ望ム事馬ノ伯樂ニ知ル事ヲ求
ルト大ニ相似タリ。是故ニ發端ヨリ終篇馬ノ伯樂ニ
遇コトヲ以テ云耳。耳字下本集有某再拜二字。梅
菴曰。首舉木與馬至其尾不舉木而以馬丁事終
之。文章法度。

答陳商書

以明理之文而求仕於當世。不投時好。如

然君子之所守。不
隨時而爲之遷就。

韓退之

萬姓統譜曰。陳商。德宗時。與王冲霄同。隱馬仁山。
江表從學者衆。後應詔射策。仕至卿。韓文集注曰。
商。元和九年進士。會昌五年爲侍郎典貢舉。此書
乃商未第前。以文求益於公。爲國子先生時作也。
此書ハ本集十八載之。陳商書ヲ退之ニ贈テ有所
諫退之答ルニ此書ヲ以ス。道理ヲ明曉ニスル文
ヲ以テ仕ヲ當世ニ求レバ。時ノ好ム所ト相違ス。不投
ハ其好ミニ打入合セヌ也。如操瑟。本文ニ詳也。時
ニ合ヌ事ヲスルハ。喻ハ齊王竿ヲ吹コトヲ好メルニ。瑟
ヲ調ヘテ。齊王ノ門ニ立ガ如シ。然君子。サレ共君
子ハ。時ニ從テ已ヲ不枉。故ニ君子ノ守ル所ハ。時ノ爲
ニ遷リ就コトヲセズ。節操ヲ改メ換サル義也。俗本ニ。
隨作遁遷作迂誤也。韓文蔣之翹題注曰。引喻甚
佳。甚通真戰國策文字。顧充曰。好作奇語。自有一

種才料。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奇觀退之。答陳商書。婉曲而奇。不待繩削自合矣。錢穀曰。譬喻之妙。自孟子莊子外。吾獨取韓退之。彼其意到筆隨。思餘語止。伸縮變化。惟所欲爲。吾不得而窺其際焉。○萬里曰。此篇五段。自篇首至幸甚第一段。自愈敢至須也第二段。自齊王至齊也第三段。自今舉至不也第四段。自故區至末第五段。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淡。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

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喻以所守幸

甚。

白公告也。孟子盡心下篇曰。言近而旨遠者。善言也。茫然不分明貌。此ニテハ不心得義也。愧赧唐書關立本傳曰。瞻望坐賓。不勝愧赧。乃版切說文面慙而赤也。淺弊才能淺劣弊レテ用ラザル也。弊ハ

故ク敗ル也。ヤブルト訓ス。今ノ學徒ツイユト讀ハ誤也。言心ハ退之敬白陳商。此間辱ク書ヲ與ヘラル。其語高シテ卑カラス。趣深シテ淺カラス。此一句ハ先稱揚スル也。二四度モクリ返シ讀ドモ。猶其意ニ通ジ曉ル事能ハズ。茫然トホレグトシテ。自ラ心愧面赤コトヲ增。此二句ハ陳商ガ退之ニ已ラ屈シテ時ニ隨ヘト異見スルニ依テ退之同心セズ。何ト思索シテモ合點ユカヌ事ヲ云也。抑ル也。又退之ガ才能淺弊ニシテ人ニ過タル知識ナキ者ナレ共。不棄絶。其上ニ身ヲ守ル所ヲ以テ教ヘ諭サル。事ハ退之ガ幸甚レト也。知。俗本作智。且一本作具。

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

敢字。此ニテハ何字ノ意。本集ニ無露字。情實ハ皆マコトハ訓ズ。心中ニ所懷也。吾子ハ相手ヲ指。謂陳商也。韓文注云。須求也。意所欲也。陳商懇ニ異見スル程ニ退之何ゾ心中ノ情實ヲ吐露サバシヤ。而モ自

ラ陳商ガ求ムル所ヲ補フニ足ザル事ヲ知。退之陳
商カ異見ノ如クニハ成一ジキト也

齊王好竽韓子十一篇齊宣王好竽南郭先生不有

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

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

前律歷志陽六爲律陰六爲呂黃
帝之所作也

韓子十一篇按スルニ韓非子卷九第二十篇内
儲說上曰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
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歿湣
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齊ノ宣王竽ヲ吹コトヲ好
ム必ス三百人ソロエテ齊シク吹南郭先生ト云者竽
ヲ吹コト不成シテ齊ニ往テ竽ヲ吹ント申ス宣王悅
テ二百人ノ中ニ入テ扶持方ヲ給フ南郭マヅリト
シテ濫リニ其樂人ノ中ニ雜リテ御倉ノ米ヲ食ツ

ブレ居レリ。濫吹ノ義ハ北山移文ニ見ヘタリ操琴瑟
ヲレラブル也叱ハ人ヲレカル也能使鬼一書舜典曰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禮記樂記曰及夫
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
窮高極遠而測深厚又曰禮樂備天地之情達神
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云云天地ノ鬼神瑟ノ音ニ
感シテ上ナル者ハ降り下ナル者ハ升ル也合軒轅氏
史記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索隱曰
黃帝居軒轅之丘因以爲名又以爲號蔣之翹韓
文注曰但以絲聲太細恐其掩於衆樂而不可聽
故大其器使其聲重大而與衆樂相稱耳其中固
自有五聲而聲必中律呂也齊王竽ヲ好ム或者齊
ニ仕ヘン事ヲ求メテ瑟ヲアヤトツテ往テ齊王ノ門
ニ立齊王ハ竽ヲ好テ瑟ヲ好マザル故ニ三年デニ
不呼入瑟ヲ鼓者腹上ルシテ叱テ曰我瑟ヲ鼓バ能
鬼神ヲ感動シテ上下セシム又瑟ヲ鼓コト黃帝ノ樂
ニ合フト云案スルニ此段ハ齊王竽ヲ好ムノ證トスル
迄也韓非子ノ故事トハ相違セリ蓋シ退之自ラ

託レ作レル歟。董份曰。二句連下。三鼓瑟字。而首句却倒。一字曰。吾瑟鼓之。真天然句法。不求奇而自奇。前漢書律曆志上云。律十有二。云云。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云云。譬喻。退之喻ヲ以テ理ヲ明スニ長セリ。本孟子ヲ學ヘリ。

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

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曲有味 文婉

齊王ノ内ニ他國ヨリ牢人ニテ客ト成居ル者。瑟ヲ操ル者ヲ叱リ罵テ云。我王ハ本竽ヲ好メリ。而ルニ子ハ瑟ヲ鼓。瑟工ミニ上手也ト云。其王ノ瑟ヲ好マザル事ヲ如何セシヤ。是迄ハ喻也。蔣之翹曰。瑟字句絶。諸本如此。或獨以鼓爲瑟。而爲句絶。其下瑟字乃屬下句。又一本上亦作瑟。而下作之。皆非。是所謂。所謂ノ一子ヲ以テ見レバ。古語也。齊ニ仕ル事ヲ求メバ。竽ヲ吹テコソ可然。瑟ヲ以テスルハ瑟

ニハ上手ナレ共。齊ニ仕ニ事ヲ求ルニハ無調法ナル也。是ハ古文ヲ作ルニ工者ナレ共。今唐ノ時ニ游宦スルニハ合ザルニ喻ル也。下ノ文ニ詳カニ説之。文婉。章婉曲ニシテ直截ナラス。云廻シテ味アリ。蔣之翹曰。婉而宕。筆力輕俊如此。

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文婉

今ノ世進士ニ舉ラレシ事ヲ求メ。祿利ヲ求ルトテ道ヲ行ヒ。古文ヲ作ラバ。必ス當世天下ノ人。敢テ好ミ。然ラバ瑟ヲ操テ齊ノ門ニ立テル者ト同ジカルベシ。比ハ擬也。校也。相似タルノ意。文ハ誠ニ上手ナレ共。祿ヲ求

ルニハ便利ナラズ。其所求、得ズニハ其行道爲文者、必
ス科擧ヲ司トル人ヲ怒リ怨ミナシ。君子ハ蓋シ韓
公自ラ云。君子タル人。必ス行道爲文、事ヲ求ニヤ
否ヲ不知ト也。必ルハ必然也。韓文注曰。雖或作誠
或雖上有誠字

前ト同シ

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
辭讓、遂盡言、惟吾子諒察。

區區小ナル貌。不肖、用屈原賦ノ註ニアリ。此ハ退之
自ラ言也。盡言、易ノ係辭ニ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言字ノ下。本集ノ注ニ曰。一有之字。諒亮ト通ス。照
察也。察字ノ下。本集ニハ愈頓首ノ二字アリ。又一本
ニハ愈白ノ一字アリ。韓公自ラ云。故ニ我區區ノ心。
毎ニ來テ退之ヲ尋問者ハ皆退之ニ情意有テ棄
絶サル者也。一說ニ云。毎ニ來訪スル者ハ皆退之ニ
請益スルニ有意輩也。蓋シ文章不然。必ス是誤ナラ

ニ歟。略不シ是ヨリハ韓公陳商ニ其心底ヲ告ル事
ヲ云。前ノ愈敢不吐露情實ノ義也。陳商懇ニ異見セ
ラル、程ニ退之モ亦少シモ辭退遜讓セズ、遂ニ心中
ヲ盡シテ言之。陳商能我愚意ヲ照察セラレヨト也

與韓荊州書

韓朝宗元宗時人爲荊州刺史人皆景慕之李白與此書贈炙炙人凡學者不可

不讀

李太白

韓朝宗ハ唐ノ元宗ノ時ノ人荊州ノ刺史ト成朝宗德勝レタレバ人皆仰キ慕フ景ハ影ノ形ニ隨フガ如ク仰キ慕フ義也李白此書ヲ呈シテ其薦舉セシ事ヲ求ム文辭奇絶ニシテ人ノ口ニ賞誦セラル學者必ス讀ベキ者也元宗ハ即チ玄宗也孟子盡心下篇曰膾炙與羊棗孰美集註曰肉羶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膾ヤ炙ノ口ニ佳ナル如ク文章ヲ賞誦セラルヲ膾炙ト云唐書列傳四十三有韓朝宗傳韓思復子朝宗初歷左拾遺睿宗作之寒胡戲諫曰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必戎今乞寒胡非古不法無乃爲狄道路籍籍咸言皇太子微服觀之且匈奴在邸刺客卒發大憂不測白龍魚服可深畏也況天象變見疫癘相仍厭兵助陰是謂無益帝稱善特賜中上考帝傳位太子朝宗與將

軍龐承宗諫曰。玳雖睿聖。宜且養成盛德。帝不聽。累遷荊州長史。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必死。行人雖賜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人更號韓公井。坐所任吏擅賦役貶洪州刺史。天寶初召為京兆尹。分渭水入金光門。匯為潭以通西市材木。出為高平太守。始開元末海內無事。訛言兵當興。衣冠潛為避世計。朝宗廬終南山。為長安尉。霍仙奇所發。玄宗怒。使侍御史王鉷訊之。貶吳興。別駕卒。朝宗喜識拔。後進。嘗薦崔宗之嚴武於朝。當時士咸歸重之。李太白為事。春夜宴桃李園序。注。三。萬里曰。此篇六段。自篇首至十倍第一。段。自所以至人焉。第二段。自白隴至雲耶。第三段。自昔王至所美。第四段。自而君至微軀。第五段。自且人至末。第六段。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

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

談士ハ談說ノ士。辯舌口オノ人也。但シ今ハ強干ニ蘇秦張儀ガ輩ヲ云ニ非ス。万戸侯ハ在家一方アル地ノ知行王トシ。諸侯ノ並ニスルヲ云。景慕ハ景仰ノ意。景猶影也。影ノ形ニ隨フガ如ク。其人ヲ深ク思ヒ慕フ義也。李日常ニ聞及ヘリ。天下談論ノ士。相聚テ物語シテ云ラク。士ノ万戸侯ニ封ゼラルハ。生涯ノ面目ナレ共。一旦ノ榮利ハ差テ用ヒス。只願ハクハ。一度韓朝宗ニ見知ラレシ事ヲ。韓朝宗有德ノ人ニシテ。輕ムシク士ヲ許容セス。其人ヲ能知テ。後ニ才能ヲ稱シテ進用ス。故ニ其知識セラルハ。事ヲ得レハ。士ノ太幸トス。是何故ニカ。天下ノ士人ヲシテ。追慕セシムル事。一同ニ如此ナルニ至レルヤ。

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

歸之。曾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田魯世家ハ史記ノ世家第二也。周公ノ子伯禽魯ニ封セラレテ國ニ往時ニ周公戒メテ宜ハク我ハ文王ノ子武王ノ弟今ノ王成王ノ叔父也王家ノ至親ニシテ天下ニ貴キ人ナレ共士ノ至ル者アレバ即時ニ出テ相遇若髮ヲ沐フ時ニ當レバ洗ヒサシテ髮ヲ握リナガラ一沐ニ三度迄出食スル時ニハ口ニ哺ルヲ吐テ一飯ニ三度迄起テ士ヲ待遇スアレシラフ義也如此ニシテ猶天下ノ賢人ノ心ヲ取失ニ事ヲ恐ル汝能謹テ國ヲ治ムベシト云リ李白云心ハ韓哀レ周公ノ風ヲ以テ自ラ飯ヲ吐髮ヲ握ルノ事ヲ行フテ海内ノ賢士ヲシテ追慕テ皆其門ニ來皈セシメサランマ豪俊ハ千方人ニ勝レタル者也

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

後李膺傳人有被其容接者謂之登龍門

後漢書列傳五十七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性簡元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爲師陳寔爲友舉孝廉高第遷河南尹及黨議起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膺陳蕃

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楷模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云云膺拜司隸校尉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是時朝廷綱紀頽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靈帝時曹節諷有司奏捕前黨膺等皆歿獄中田李膺性簡重ニシテ尤直也容ハ禮客又受容也接ハ待遇アレシラフ也人李膺ガ容接ヲ蒙ル者アレバ是ヲ登龍門ト云龍門ノ瀑水極テ急ニシテ魚上ル事ヲ不得若能躍テ登リ得ル者アレバ化シテ龍ト成符子曰觀於龍門有一魚奮鱗鼓鬣而登乎龍門而爲龍三秦記曰江海集龍門下登者化龍不登者點額暴腮李膺ガ容接ノ得難キヲ龍門ニ比シ才德ノ人其容接ヲ被ルヲ魚ノ龍門ニ登ルニ喩フ今韓朝宗ガ知識ヲ得ルヲモ亦登龍門ニ比ス一度朝宗ガ識ヲ受バ其人聲價十倍ス聲ハ名譽也價ハ價直也木ノ匠石ニ顧ラレ馬ノ伯樂ニ遇テ其價ヲ増ガ如ク重名ヲ得ル也

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

龍蟠。龍ノ蟠。リテ蟄レ居リ。未ダ雲雨ヲ得ザル者也。周易ノ潛龍諸葛孔明ガ臥龍ノ如シ。才德ノ人。未ダ世ニ出ザルニ喻フ。鳳逸。鳳凰ノ超逸シテ高ク飛也。弔屈原賦ノ鳳凰翔乎千仞ト云ガ如シ。龐士元ヲ鳳雛ト云モ。其人ノ才德勝レタルヲ称スル也。所以ノ二字ハ上ヲ承テ云。此故ニ天下龍ノ蟠ルガ如ク。鳳ノ逸スルガ如ク賢士皆朝宗ニ名ヲ知ヌラレ。其人品ノ甲乙ヲ定メラレン事ヲ思フ。君侯ハ朝宗ヲ指テ云。

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塞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

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

史平原君傳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

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門下有毛遂者自贊於

平原君曰遂聞君將二十人偕今少一人願以遂備賁而行使遂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未見而已平原君竟與遂偕至楚定從於殿上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曰毛公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人皆以爲上客

注平原君傳ハ史記ノ列傳十六ニアリ。平原君名ハ趙勝。趙ノ諸公子也。諸子ノ中ニ勝尤モ賢ニシテ。賓客ヲ好メリ。賓客至ル者數千人。秦ヨリ邯鄲ヲ圍メル時。平原君ヲ使トシテ楚ニ往テ救ヲ求メシム。合從ハ秦ヲ除テ關東ノ六國相共ニ從約スルヲ云。過秦論ノ注ニ詳カ也。食客ハ牢人ニテ平原君ニ寄食スル者ヲ云。門下ハ平原君ガ所從也。平原君期約シテ我食客門下ノ中ニテ勇力ニシテ文武ノ才備ル者二十人ヲ得テ俱ニ往ント云。擇ニスグリテ十九人ヲ得タリ。今一人ナレ共其餘ニ取用スベキ者ナシ。門下ノ中ニ毛遂ト云者アリ。進ミ出テ平原君ニ自贊シテ云。其承リ聞リ。君二十人ヲ引ヒテ俱ニ往ントシテ今

一人ヲ欠ト也。願クハ某ヲ以テ其負數ニ備テ往ケ。平原君カ云。先生我門下ニ居ル事何年ゾ。毛遂三年アリト云。平原君ガ云。夫賢士之處世。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未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遂ヲシテ早ク君ノ囊ノ中ニ居ル事ヲ得セシメハ。穎脫ケテ出シ。只其末ノ見ハルハ耳。ニハ非ジ。穎ハ禾穗。カヒト讀リ。ノギサキヲ云。此ニテハ錐ノ尖リヲ云。只少シ才能ノ見ハルハ。迄ニテハ有ミ。大キニ功ヲ顯ハサント也。平原君竟ニ毛遂ト俱ニ往。楚ニ至テ毛遂十九人ト論議ス。十九人皆服ス。平原君楚ト合從シテ其利害ヲ云。日出ル時ヨリシテ是ヲ云トモ。日中ミテ決セズ。十九人毛遂ニ謂テ云。先生上レ。毛遂劒ヲ按テ上リ。從約ヲ殿上ニ定ム。平原君已ニ從ヲ定メテ敗ル。於是置酒シテ云。毛公先生一度楚ニ至テ。趙ノ國ヲシテ。九鼎ヨリモ重カラシムト云テ。引テ座上第一ノ客トス。九鼎ノ義ハ。弔屈原賦ノ注ニマ

リ。左傳桓公二年註疏曰。戰國策稱齊救周。求九鼎。顏率謂齊王曰。昔周伐殷而取九鼎。一鼎九万人挽之。九鼎八十一万人挽之。君侯一朝宗富貴ヲ以テ士ニ驕ラス。寒賤ノ人ヲ以テ忽略セズ。ハ門客三千ノ中ニ必ス毛遂ガ如ナル者有ヘシ。李白自ラ毛遂ニ比擬ス。李白ヲシテ錐ノ囊中ニ在テ。其穎脫テ出ル事ヲ得セシメハ。即チ毛遂ナラント也。能ク我ヲ用ニハ。大キニ功能ヲ顯ハサント云意也。

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劒術。徧于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

隴西ハ蜀ノ國。東ノ方秦ト相鄰ル。唐書文藝傳曰。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才子傳。或曰。涼武昭王昝九世孫。十歲通詩書。蘓頌見而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

輕財重施。天寶初自蜀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言於元宗。召見金鑾殿。論時事。因奏頌一篇。帝喜。賜食。親爲調羹。詔供奉翰林。云云。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一。餘才子傳曰。白晚節好黃老。度牛渚磯。乘酒捉月。沈水中。漁隱叢話前集五。山谷云。太白豪放。人中鳳皇麒麟。李白。蜀。隴西。布衣。二見。楚。漢。ノ間。放流牢落。布衣。出師表。注。二見。ヘタリ。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學。三十而立。李白年十五。ニシテ。劍法ヲ好。三。縱橫ノ術ヲ喜。任俠。レテ。彼方此方。遍ク。諸侯ニ干。見。ユ。千ハ。推參スル意也。後。ニ。學問ヲ好。三。二十歲ニシテ。文章ヲ成就。歷ク。公卿宰相ニ至リ。謁ス。抵ハ。至也。曾子固曰。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李白身ノ長ハ七尺。ニ不滿。ト云。其心ハ萬人ニ雄。長セリ。唐ノ尺ニ長短アレ共。古尺ハ大方。日本ノ大土ノ曲尺ノ六寸餘リニ當ニ歟。然レバ七尺五尺許リナラシ。雄ハ英雄。萬人ノ長也。然ル間。諸侯王子公卿。皆李白ガ氣槩勇義。

ヲ許容レ與フ。尤ト同心スル義也。疇曩ハ皆ムカレト訓ス。隴西ノ布衣ト云ヨリ。皆我身ノ心行ヲ述。李白我若年ヨリノ心立行跡ヲ。朝宗ニ悉ク説示サバ。ラ。ミ。レ。ヤ。ト也。

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

制作ハ。作爲スル所ヲ云。禮樂文章ヲ初メテ。方事ニ通ズ。然共今ハ。文章ヲ作り出スヲ云。侔神明トハ。天地ノ神明ニ同ク。神妙ニシテ。測ラレス。明察シテ。鑑ノ如クナルヲ云。易上係辭曰。神明其德。下係辭曰。以通神明之德。德行ハ。道德ノ行跡也。我身義理ヲ心ニ得テ。能道ヲ行フヲ云。易象下議。德行論語。德行則顏淵。閔子。憲。云云。動天地トハ。天神地祇ヲ感動スル也。筆參造化トハ。天地ノ間。陰陽ノ氣。方物ヲ生化スル者ヲ。造化ト云。亦造物トモ。化土トモ云也。造化ノ万物ヲ生ズルガ如ク。詞華言葉筆ニ隨ツテ。巧ニ作ル。筆生花ト云ノ類也。參ハ。二ト通ス。天地ト並テ。三ト成ノ意也。中庸二十二章曰。可以贊天地之。

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又參錯ノ義ナレバ、マシハル也。學究天人トハ其學廣博ニシテ、天ト人トノ事ヲ究メ知也。朝宗ガ制作天地ノ神明ニ同シク身ノ行フ處皆道德ニシテ、只能人ヲ化導スルノミナラス、亦能天地ヲ感動ス。且又文章巧ニシテ筆造化ノ功ニ相並ヒ博學宏識、天人ノ道理ヲ究メ盡セリ。此段ハ朝宗ヲ稱揚シテ云

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

開張心顏トハ人ヲ忌嫌フ時ハ心狹ク目閉ル者也。左様ニハセス。心目ヲ開張シテ愛幸談論セヨト也。出師表曰、開張聖聽、不以長揖見拒。史記酈食其傳曰、沛公略地至高陽、召食其入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食其長揖不拜云云。揖字彙拱揖、說文手著胸曰揖。ヲホヨソニ時宜スルヲ長揖ト云。倚馬

世説曰、桓宣武溫征鮮卑、喚袁粲作露布、倚馬捷倚馬可待。李白幸ニ朝宗心顏ヲ開張テ能接待セラレヨ。只ルアヒレヲ長揖セラル、迄ニ拒ミ片ケラレザラシ事ヲ願フ。必ス若高宴ヲ以テ接遇シ、縱マニ清談スル事ヲ被聽バ、請毎日ニ一萬言ハカリヲモ試ミ書セラレヨ。卽時ニ筆ヲ立テ書示スヘシ。馬ニ倚テ待ツ間ニ呈覽スヘシ。文才敏達ナル故也。

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

司命ハ命令ヲ摠司スルノ義。一説ニ宰相ノ民命ヲ司リ將帥ノ軍命ヲ司ルノ義也。星ニ司命ト云アリ。道士ニ司命觀アリ。故ニ山谷石牛洞ノ詩ニ司命無心播物ト云。權ハ秤ノ錘也。衡ハ秤ノ竿也。輕重ヲ量ル物也。經品題後漢許劭傳曰、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其位ノ人其題曰ノ人ト。品ヲ

分千評判スルヲ品題ト云。今天下ノ人朝宗ヲ以テ。文章ノ摠司。人物ノ輕重ヲ定ムル權衡トス人。一タヒ朝宗ガ品評ヲ經テ其許可ヲ得レバ。即チ善士ト成ト也。

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

昂青雲耶。以上皆頌德。自薦之辭。

惜階前一階。公堂ニ升ル階也。盈尺ハ一尺ニ滿ルノ地。甚タ狹小ナル事ヲ云。員半千詩何惜玉階方寸地。皮日休集借幕間一足地。激昂激ハ水ノ岸ヤ石ナドニ當テ躍リ上ルヲ云。昂ハ頭ヲ上ル也。人ノ志意ヲ得テ首ヲ昂。威ヲ振フ貌。青雲史記伯夷傳曰。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丹鉛總錄云。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爲青雲謬矣。但レ今ハ登仕路ヲ云ベシ。李白言心公。今朝宗何ゾ堂下階前ノ尺地ヲ惜テ。某ヲシテ其間ニ召寄。眉目ヲ揚。辭

氣ヲ吐テ。青雲ノ間ニ奮激昂舉セシメサルヤ。仕途ニ登テ意氣揚々タラン事ヲ求ムル也。

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

孔文舉。

王子師後漢書列傳五十六。王允字子師。太原祈人也。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靈帝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爲從事。討賊破之。未下車。禮記樂記曰。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云云。荀慈明同書六十二。荀爽字慈明。潁川陰人。父淑字季和。舉賢良方正。對策補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稱爲神君。有子八人。儉親靖肅。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爽幼好學。十一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爽耿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獻帝卽位。董卓

輔政徵之。爽欲遁不得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月。拜司空。自被命及登合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卓忍暴必危社稷。辟舉才略之士。將其圖之。會病薨。孔文舉同六十。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年四歲與諸兄共食梨。融取小者。人問其故。曰。我小當取小者。宗族奇之。年十歲詣京師。時河南李膺不妄接士賓。非當世名人及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云云。後爲北海太守。復爲太中大夫。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操遂收融并其妻子殺之。東坡曰。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昔王子師豫州太守。上成于其任。往未夕車。ヨリ不下。レテ。即チ荀慈明ヲ召。已ニ車ヨリ下テ。又孔文舉ヲ召。共ニ從事。トレテ。其助ケトス。注是ヨ

山濤爲冀州甄拔二十餘人。或爲侍中尚書先代所

美本

山濤晉書列傳十三。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少有器量。介然不群。年四十始爲郡上計。擢舉。奉廉武帝時遷吏部尚書。出爲冀州刺史。甄拔隱屈。搜訪賢才。二十餘人。皆顯當時。官至右僕射。卒。贈司徒。甄稽延切察也。明也。山濤冀州ノ刺史ト成レ時ニ三十餘人ヲ選ニ板テ各其才能ヲ揚顯ス。皆人物勝レタル輩ナレハ當時ニ舉用ラレテ或ハ侍中尚書ト成者アリ。是前代ノ稱美スル所也。

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爲秘書郎中問崔宗之房

習祖秘所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

嚴協律嚴武ト云說アレ共唐書ヲ考ルニ協律郎ニ成メル事モ韓朝宗ガ薦用スル事モ見ヘズ嚴ハ姓協律郎ハ樂官也崔宗之日用子也唐書列傳宗之襲封并州長史亦好學寬博有風檢與李白杜甫

以文相知者房習祖黎昕許瑩並二唐書ニ無傳此五人ハ皆韓朝宗カ薦ムル所也嚴ハ朝廷ニ入テ秘書郎ト成崔房黎許四人ハ或ハ才名ヲ以テ天下ニ知レ或ハ廉潔清白ヲ以テ嘉賞セラル

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倘急難有用敢效微軀

朝宗ガ薦舉スル所ノ者其恩ヲ銜テ躬ヲ撫主恩ヲ報ントレテ忠義ノ志ヲ奮ヒ發スルヲ李白毎ニ見テ心ニ感動シ朝宗ガ丹誠ヲ諸賢ノ腹中ニ推布コトヲ知ト也我誠心ヲ推テ人ニ布ク故ニ人モ亦感激シテ忠義ヲ奮發ス通鑑蕭王後漢光武自乘輕騎按行部陣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成乎所以ニ李白他人ニ敗セス身ヲ朝宗ヲ門下ニ委ニ事ヲ願フ史記豫讓傳國士遇我我

故國士報之國士ハ執權ヲ指テ云委ハ託也身ヲ寄付ル也若朝廷急難ナル事有テ李白ヲ用ヒバ果敢シテ微軀ヲ效サント也難ニ臨テ打込スルヲ云論語學而篇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伎不合大人

盡善論語八佾篇謨說文議謀也徐曰慮一事畫一計爲謀汎議將定其謀曰謨尚書有大禹謨臯陶謨猷亦謀也書盤庚曰聽予一人之作猷籌畫也ハカリコト訓ス史記留侯世家運籌帷幄之中畫廣韻計策雕蟲揚子法言或問吾子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細工入虫ヲ雕物ニスルヲ喻テ文章バカリ巧ナルハ小ナル藝也ト云小伎伎ハ藝能也大人高官ノ人ヲ云ベシ易曰利

見太人且人聖人ニ非スバ誰カ能善ヲ盡サレ。況ヤ李白ガ智謀何ゾ能自ラ矜伐セシヤ。然其制作ノ文章數百篇卷軸ヲ積成スニ至テハ朝宗ガ視聽ヲ穢ントス。憚リナガラ清覽ニ入レント也。恐クハ童子雕虫ノ戲ノ如ナル文章ノ小藝太人ノ心ニ合ハザラシ事ヲ

若賜觀芻蕘請給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閑軒繕

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下之門青萍結綠劍名

芻蕘毛詩板篇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集註曰芻蕘采薪者古人尚詢及芻蕘況其僚友乎又孟子梁惠王下篇注州曰芻蕘青萍結綠注劍名唐書李德裕贊曰公之智決利若青萍青萍劍名文選曹子建七啟曰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青萍寶劍各事文類聚續集玉書曰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晉有垂棘云云吳都賦曰隋余於是鄙其夜光宋王於是陋其結綠銑曰結

綠玉名今此注ニ一ツナガラ劍ノ名ト云ハ誤也薛越絕書曰越主勾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相劍者名薛燭王召問之云云ト下和也李白卑下ノ言ハ若州カリ木コリノ申ス事ヲモ朝宗ノ御目ニ被入コトヲ給ハド請紙筆ヲアテガヒ給ラシ事ヲ兼テ其書出ス文章ノ清書ヲスル人ヲモ給レ左アラハ李白退テ閑軒ヲ掃除シ繕ヒ寫シテ呈上セン。度幾ハ青萍ノ劍結綠ノ玉薛燭下和二見セテ價ヲ増シ事ヲト也李白自ラノ文章ヲ寶劍美玉ニ比レ薛下ヲ朝宗ニ比スル也

幸推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下流ハ李白謙退シテ凡下ノ流輩ト云也獎ハ進也飾ハカザリツクロフ也李白云幸ニ我等如キノ下流ノ者ヲ推上シテ大キニ勸メ飾ル事ヲ開キ給ハラレニ事ヲ惟朝宗分別シ圖リ給レト也

答張籍書

東萊曰此篇節奏嚴
紮鋪叙回護分明

韓退之

韓文十四張籍遺韓文第一書云籍不以其愚輒
進說於執事云云夫老釈惑乎生人久矣誠以世
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尔執事材識明曠
可以任著書之事故有告焉云云昔顏子之庶幾
豈待五六十乎執事目不覩聖人而究聖人之道
材不讓於顏子顏子不著書者以其從聖人之後
若顏子獨立於世必有所云著者也云云註韓曰新
史曰籍性狷直嘗責愈喜博塞及爲駁雜之議論
議好勝入其排佛老不能著書若揚雄孟軻以垂
世卽謂此書也退之力博奕ヲ好ニ佛老ヲ排キ論
議人ニ勝ン事ヲ好テ世人駁雜也ト譏ル故ニ張籍
書ヲ贈テ退之ヲ諫ム退之其ニ答ル所ノ書是也
節奏奏ハ樂ノフシヤヤ也文章ノ体格ヲ云嚴ハキツカ
トシタル事ヲ云紮ハ潔ト通用清潔イサギヨシ鋪叙
ハ文字ヲシキナラベ次第スル也回護ハメグリモルト
讀後ニテ前ヲ云結ビ前ニテ後ニ相應スル様ニ云述

ル也。此篇文章ノ物体嚴カニ潔ク文字ノ鋪叙前後ノ回護分明ニシテ混雜セズ。○萬里曰此篇七段自篇首至遂已第一段自昔者至冀乎第二段自今夫至敢也第三段自然觀至爲哉第四段自前書至名哉第五段自夫子至思乎第六段自孟君至宋第七段

吾子不以愈無似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

練語此句便有意下

得好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至於道者

吾子ハ指張籍無似禮記哀公問曰寡人雖無似也註無似猶言不肖疏賓亦似也哀公謙退言已愚蔽無能似類賢人也雅而孟子萬章上篇曰伊尹云云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集註推吐回反內音納退之言心ハ張籍退之ヲ以テ愚蒙ノ人トセズ推進

メテ聖賢ノ域中ニ納レ其邪僻ノ心ヲ拂ヒ去テ其氣象未ダ高カラザル事ヲ増ント思ヘリ域ハ區域其境内ヲ云一ツノ其字ハ退之ヲ指國練語トハ絹ヲ練白メタル様ナル語也此句口只ウロリト云出スニ非ス段々相應ズル所アリ故ニ有意ト云下得好ト云謂愈一張籍強ク異見ヲスル事ハ退之ガ生質道ニ至ルベキ者アリト思テ也國重ク說輕率ノ語ニ非ス

浚其源導其所歸既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

辭讓

造語好○即重明輕

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

可遂已

轉換

浚ハ水ヲサラヘテ深クスル也導ハ水道ヲ引テ遣也浚其源導其所歸ノ一句ハ水ニ比レ既其根將食其實ノ一句ハ木ニ比ス皆張籍退之ガ學ヲ進メ行ヲ勵サントスル事ヲ云前ノ欲推而納ト云ヨリ以下

ニ相應ス。云ハ水ノ源ヲ浚シテ。大キニ湧出テ塞
ガラス。河海ニ皈入スル所ヲ導キ。木ノ根ニ灌漑シ
枝葉ヲ茂盛セシメテ。果實ヲ食ントス。此德盛ナル
人ダニモ。辭退シテ敢テ我コソ仕テ見セント思ヒコナ
サル所也。况ヤ退之ニ於テヲヤ。〔注〕語ヲ造ル事。一
段好ト也。即重トハ盛德者之所辭讓ノ句ヲ指テ云。
明輕トハ況於愈者哉ノ句ヲ指テ云。抑其中一。張籍
ガ方ヨリ來レル書中ニ返事シテ云。分セイデハ叶ハザ
ル者アリ。故ニ遂ニ默シテ止ベカラス。〔注〕上ニハ張籍ガ
異見スルヲ承引シ稱美シテ。此ニテ抑ト反語ヲ轉ジ
換テ。我云分ヲスル也。蔣之翹曰。籍第一書更切當
乃退之益不能下氣。答之不免自多。強詞。

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
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
慮患之道微也。應

前漢藝文志曰。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
聖之業。云云。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
弟子退而異言。師古曰。謂人各執所見也。丘明恐
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
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
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
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云云。孟子滕
文公下篇。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
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
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
其惟春秋乎。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昔
シ孔子ノ春秋ヲ作り給フニ。已ニ其文辭ヲ深微ニシテ
人ノ聊ルニ知難キ様ニ給フト也。然レドモ猶敢テ
公義ニ推出シテ不傳道ニシテ。口ツカラ弟子ニ授ク。後
代ニ至テ。其書初テ出。是孔子ノ患難ニ遇シカト。慮
リ給フ所以ノ道微ニシテ深シト也。但シ此說ハ。班
固何休ガ說ヲ受テ云。杜預カ左傳ノ序ニ能辯セリ。
杜預左氏傳序。或曰。春秋之作云云。言公羊者亦

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
文隱其義云云答曰異乎予所聞仲尼曰文王既
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云云若夫制作
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
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
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

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避就○下及公卿輔相

化融吾豈敢昌言排之哉藏人王意

二氏ハ佛老也今二氏ヲ宗主トシテ奉事スル所ノ
者下モ公卿輔相ニ及ベバ退之何ゾ敢テ公ケニ言テ
排黜センヤ書大禹謨曰禹拜昌言韓文注孫曰昌
言猶公言也避ハサケテ人主ノ崇敬スルヲ云サ
ル也就ハツイテ公卿輔相ノ專ラニ尊フ所ヲ云回互
ハ婉曲ノ意文ヲ曲テ直截ニ不云今上自人主ト云
ベキヲ云廻シテ云又様ニシテ又底心ニハ其義ヲ含
ム也融化ハ水ノ消金ノ鎔ルヲ云上二天子ヲ不云シ

テハ下及公卿ト云ハ文章融化シテ無圭角觸諱
耳ニ當ル所アラズ藏人王意トハ退之敢テ排斥シ
難シト云内ニ憲宗佛ヲ好ムノ意ヲ藏セリ蔣之翹
曰此言其下者猶是公卿輔相蓋微詞以見上自
天子亦宗事二氏之意但退之何以有此畏縮語
然則論佛骨表是亦不可已矣乎

擇其可語者誨之舉輕猶時與吾悖其聲譊譊若遂
成其書轉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重必且以我爲狂
爲惑其身之不能恤自抑其中有宜復者至此是書
於吾何有佳

其二氏ノ甚ダ非ナル者ヲ指テ語ルベキヲ擇テ學者
ニ教誨スルダニモ猶時トシテ我ト相違シテ爭フ聲譊
譊タリ譊トハ怒リ爭フ貌譊泥交切說文惠呼也
又爭也考異作曉若遂成一若我遂二氏ヲ排ス

ル書ヲ作り成サバ。見テ怒ル者必ス多ラン。注二氏ノ
教ノ非ナル事ヲ擇テ云ハ。輕ヲ舉ル也。公卿宰相ノ
尊奉スルヲ云ガルハ。重ヲ明ス也。轉ハ轉ジ換テ上ト
反スル也。重ハ。只其非ナル者ヲ擇テ云ハ。輕ニ。遂成
其書ハ重シ。必且一必ス且ヘニ。人退之ヲ以テ狂人
トシ。智迷ヘル人トセン。然ラバ。我身ダニモ恤ミ保ツ事
能ハジ。所作ノ書。我身ニ於テ。何ノ益有ント也。其身
之不能恤ハ。毛詩ノ語。本集注曰。書於吾何有。言無
補也。第一。段言著書。闢佛惡有禍患。注自抑トハ。
必且ト云ヨリ下ハ。退之自ラ身ヲ抑ヘテ云也。上ノ
其中有宜復者ト云ヨリ。此二至ルマテハ。是輕キ事
ヲサヘ如此ト抑テ重クンバ。弥々大ナル咎ニ逢ント云
事ヲ明セリ。又段數シテ鋪敘スル事不雜シテ分明
也。又ヲ結ヒ括ル事佳好也。

夫子聖人也。抑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
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文勢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

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邦。其道雖尊其窮也。

亦甚矣。作文佳。下字。

史記云。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聲不入於耳。又曰。吳
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
人聘孔子。孔子將往。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於楚
則陳蔡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
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
衰。云云。又曰。孔子去衛適陳。過匡。人以為陽虎。
陽虎嘗暴匡人。匡人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
焉。云云。論語子張篇。叔孫武叔毀仲尼云云。史記
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
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夫子公。孔子ヲ指孔子ハ。聖
人也。且我子路ヲ得テヨリ。他人ノ惡聲毀言。我耳
ニ不入ト宣フ。抑トハ。孔子ヲダニ何カト人ノ褒貶
スト。抑テ説也。其餘ハ。子路ガ外七十餘人ノ弟子

也。其外ニモ蓋シ三千人トアリ。此輩孔子ヲ輔相
シ守護スル人。天下ニ遍ク多シ。文章ノ氣勢自然
ニシテ繕ヒ飾ラズシテ好ト也。孔子ノ子路ガ外ノ訕
リヲ防キ輔ケ守ル者。天下ニ遍キダニモ。猶且絶糧
一之邦。孔子ノ道ハ尊シト云其窮困ニ給フ事ハ
亦甚シ。文章ヲ作爲スルコト佳。文法好文章ノ長短
相得テ有功。功。一。作。力。

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 向使獨言之而

獨書之 其存也可冀乎

本集在二言著書之難以無羽翼其道者孔子簡
様ニ甚タ窮シ給ヘ其幸ニ門弟子相與ニ守護シテ
孔子遂ニ天下ニ立テル事アリ。前ニ孔子ノ事
ヲ段々説述テ此ニテ遂ニ患難ヲ免レ給ヒシ事ヲ
云収ム。繳ハ矢ニ絲ヲ付テ鳥ヲ射取也。其如クニ
文章ヲ鋪叙シテ一轉シテ本意ヲ取收ムルヲ云向

ニ孔子ヲシテ獨リ説テ獨リ書ヲ作ラシメバ其言其
書ノ後世ニ傳ハル事冀フベケンヤ。應ハ上ノ得子
路其餘輔ノ句也。又結ビ括ルコト好。蔣之翹曰或如
退之言則著書者必先植黨吾不信也。

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有餘年矣 其植根

固其流波漫 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

六百有餘年。本集ニハ年字在有字上。後漢ノ明帝
ノ時ヨリ佛法中國ニ入。老莊虛無ノ説ハ專ラ晋ノ世
ニ行ハル。今六百餘年ト云ハ大數ヲ云也。故ニ蓋ト云
注。抑ハ儒道ノ佛老ニ塞ガルヲ指。老子。深根固蒂
漫ハビコルト讀リ。植根固ハ前ノ概其根ノ二句ニ應ス。
流波漫ハ浚其源ノ二句ニ應ス。二句語健也。文法
亦好。易係辭非一朝一夕之故。古語朝令而夕改。
佛老二氏ノ中華ニ行ハル事蓋シ六百餘年。木ノ根
固ク水ノ漫レルガ如ク深ク大ニシテ卒尔ニ平ケ難シ。
朝ニ觸流シテ夕ニ禁制スル様ナル事ニテハナシ。茅坤

日退之不汲^多者書固其力之未^至抑其時不服耳。而云云者乃從爲之辭然其文特工甚

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至乎

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文勢○鋪叙間架

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

而爲之哉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結中含警策意故余

所以不敢也生下

張籍書曰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沒則托其師說以爲書若孟軻者是已傳者猶以孟軻自論集其書不云沒後其徒爲之也後軻之世發明其學者揚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喪漫不及揚雄之世云云文王崩給ヒシヨリ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相次テ天下ヲ守リ禮樂皆備ツテ

存ス其ヨリ孔子ノ時ニ至テ未ダ久シカラス孔子ヨリ孟子ニ至ル一テ亦未ダ久シカラス本集ニハ至乎孟子未久也ノ下ニ自孟子而至乎揚雄亦未久也ノ上ニ子アリ文勢如此ナルベシト也鋪敘間架アリ間架ハ間隙架棚也文章ヲ書内ニ思ノ外ナル他事ノ不急ナル事ヲ書入ラニ云間隙アリ架棚アリテ物ヲ入置様ナル義也唐書貨食志曰每屋兩架爲間然猶其一孔子ノ窮阮ニ逢給ヒテ卒ニ天下ニ立ル事前ニ見ヘタリ孟子モ亦齊梁ナドノ國ニ客居セラル事ハ孟子史記ニアリ言心ハ成王康王ヨリ孔子ニ至テ未久孔子ヨリ孟子ニ至マテ亦未久ニ世衰ヘ道微ニシテ孔子孟用ヒラレズ其身ニ勤メ勵メス事如此困窮スル事如此ニシテ而後能身立ル所アリ孔孟ダニモ如此ナレバ退之ニ於テ容易ニ書ヲ作ルベケンヤ轉換シテ上ニ反シテ云其爲也孔孟ノ困阮ニ逢テ後ニ書ヲ著シ給ヘル故ニ道遠ク傳ハル若容易ニ作爲スレバ其書傳ハル事遠カラス結前ニ所ニ云ノ孔子ノ事ヲ結フ中含警策意トハ其間ニ秀逸ナル

意ヲ含メリ〔故余〕退之身窮セズ道勤メサレバ易
ラカニ書ヲ作ル共永代傳ハルミジ此故ニ敢テ書ヲ
不作也本集注曰言著書不可輕易恐不傳於久
〔下段ノ意ヲ生ス〕

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轉○意不
露而接爲

書者皆所爲不得行乎今而行乎後者也言著書
之意

古ノ人ヲ見ルニ時ヲ得テ道ヲ行ヘハ何ノ思フ事モ
可云事モナキ程ニ書ヲ作ル所アラズ〔轉シテ云文
字ノ上ニハ意露ハレサレ共脉絡接續ス書ヲ著ハス
事ハ皆其所爲當世ニ行フ事ヲ不得シテ後世ニ行
フ者也〕古人ノ書
ヲ著ス本意ヲ説

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爲之未失
也

今退之ガ志ヲ得ント志ヲ失ント如何可有モ未タ
知ベカラス年五六十ナルヲ待テ書ヲ作ン事未タ失
セス年老ルヲ待コト過チトセスト也本集未可知ノ
下ニ有則字蔣之翹曰却將不必著書作餘波

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

有知乎非我其誰哉使孟子捨我其誰之意此點化
好○蘇文田承祖書亦同承襲

孟子

天若斯民ヲレテ道ヲ知シムル事ヲ欲セズバ退之カ
壽命期スベカラス若斯民ヲレテ道ヲ知コト有シメン
トナラバ退之ニ非スレテ世ニ復誰カアルヤ孟子公孫
丑下篇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
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ノ語ノ意ヲ使フ而モ
點化シテ好其意ヲ使ヒナガラ其語ヲ直ニ用ヒヌヲ
云蘇氏ガ田承祖ニ與ル書モ亦同ク孟子ノ此語ヲ
承襲ヘリ東坡全集ヲ考ルニ無此文別ニ可考〕

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應有力。一篇警策處

吾子其何遽戚於吾所爲哉結有

退之長命ナラバ道ヲ行ヒ書ヲ作リ人々ノ世ヲ教化
以後代ニ傳ル事必ス在コト有ヘレ^①上ニ應シテ有
力此一篇秀逸ナル處^②張籍何ヲ遽ニ退之カ所爲
ヲ戚ルヤ韓文作戚戚

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已勝者此是餘意然

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

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所爲道吾

豈敢避是名哉又重說見得學孟子以
道自任○下得好處

張籍書曰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言
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云云又商論之

際或不容入之短如仕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退
之答書曰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
悔耳商論ハ商確スルノ論也字彙商量裁度也張
籍ヨリ送ル書ニ退之人ト事ヲ爭ヒ論スル時ニ退之
氣ヲセキ上テ已勝ニ事ヲ好メリト云^③張籍ガ二
度目ノ書ニハ其事ナキニ今初度ノ書中ノ事ヲ取
出シテ反復ス故ニ餘意ト云本集注曰此段傍及
退說前書語然雖^④誠ニ張籍カ所云ノ如ナレ共
退之強チニ已ガ人ニ勝事ヲ好ムニハ非ス已カ道ノ
老佛ニ勝ニ事ヲ好テ也已カ道ハ即チ孔子孟子揚
子雲カ道也若佛老ニ勝スニハ儒者ノ道トスル所無
ルベシ然レバ退之何ゾ敢テ已勝コトヲ好ムト云ノ名
ヲ避ニヤ孟子滕文公下篇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
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⑤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
已也蔣之翹曰籍第十一書更切當乃退之益不能
下氣答之不免自多強詞黃震曰退之答張籍兩
書諄々然自解未可著書闢佛之意及解駁雜之
議其實張籍益友也愛公之深者也^⑥此段又重

ク説退之孟子ヲ學テ道ヲ以テ自ラ負荷スル事ヲ
見得タリ。文字ヲ下レ得テ佳好也

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

辨也有矣使事率引以無爲有因彼借此本使正
事便不是此文字所以好○旁影甚佳

所引ノ孔子ノ語ハ論語爲政篇ニアリ。注不違者無
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也。圖解曰盡
一日之間但有聽受不問難疑一似愚人一般孔
子顔回ト物語レ給フ事終日ノ間顔子問疑セズシ
テ只聽受ル許リニテ愚闇ナル人ノ如シト宜ハ餘
人トハ辯難レ給フ事アリ。衆人ハ恠ニ問故ニ孔子
モ強ク辯ジテ説給フ。左アレバ言モ多ク非理ヲ辯
シ破ル所アリ。孔子ノ多言ニシテ勝コトヲ好メリ
ト云事ハ無ヲ退之孔子ノ強辯レ給フ様ニ云成其
ヲ借引テ我勝コトヲ好ムハ非ニテナキ事ヲ明ス。若
オカニ孔子ノ正事ヲ使ヒ用レバ即チ不是也。此退
之ガ文章事ヲ使フコトノ所以好也。旁影ハ似タリ

依タリノ面影ヲ取來テ寫シ出スヲ云。即チ以無爲
有也退之今所引ノ孔子ノ事彷彿ニ寫シ出ス事
甚タ佳也

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

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

武不爲也豈害於道哉用事中
間架吾子其未之思乎

駁説文馬色不純フチト訓ス。マダラナル義也。駁雜
ハ純粹ナラズムサト取マゼタルヲ云。此ニテハ退之行
迹精專ナラサルヲ云。張籍書曰此見執事多尚駁
雜無實之説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以累於
令德退之答書曰吾子又譏吾與人爲無實駁雜
之説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
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論語陽貨篇子曰二三
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詩衛風淇澳之篇戲

毛謹モタハフレト讀リ。虐ハ酷也殘也。レエタグルト訓
シテ人ヲムゴク惡サマニスルヲ云記禮記雜記ノ語
也。此下ニ云弛而不張文武不能也。一張一弛文武
之道也。註張弛以弓弩喻人也。弓弩久張之則絕
其力久弛之則失其體。韓文不爲ノ爲字ヲ蔣之
翹ガ注ニ作能字有辯退之ガ行駁雜ナルノ譏リハ
前日ノ返書ニ委レク申入。張籍反復シテ亮恕セラ
レヨ昔レ孔子ダニモ猶戲レ給フ事アリ。毛詩ニモ善戲
レ左禮記ヲスレ其暴虐ニ人ヲ惡クスル事ヲハセスト
云。禮記ニモ弓ノ張テ弛ザル如クニ人ノ言行嚴密
ニカカリハ不成。時トシテ從容和緩ナル事アリ。時ニ
依事ニ因テ戲謔モ可有。故ニ文王武王モ張而不
弛コトハシ給ハズ。然レバ戲動ハ強クニ道ニ害アズ。
張籍若未ダ是ヲ思慮セザル歟ト也。因文章ヲ作リ
事ヲ用ル中ニ間架有テ
種々ノ事ヲ引入ル也。

孟君將有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韓文註孟君東野適上有所字。孟郊近日他國へ
往ントス。張籍ト別レシ事ヲ思フテ餘波惜サフ也。
庶幾ハ張籍一度見廻レヨト也。蔣之翹日方高談
濶論却又將敘事作餘波。

古文真寶諺解大成卷之二十終

寬文三稔癸卯十一月吉日

二條通玉屋町村上平樂寺

開板之

古文眞寶諺解大成跋

蓋聞之。書不脩于一人。理必須于群言。朱考亭謂。今人多說章句之學。爲陋。其見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却壞了道理。古文眞寶之行乎世也。叢林講說舊矣。如青松萬里。博覽明辯。演義盡善。自一元湖月以下。屑々然不足校焉。羅山林鴻儒奮起于諸子之後。而肆力纂述。務祛沿習。嘗爲某公作

此解。櫟括諸註。敷衍大義。可謂捷而奇矣。然直說其理。而畧于事證。間或看不透。而州々說過。非無遺憾。學者病焉。頃書肄村上氏。請余為之補正。欲以印行。余曰。解書固難。得理不易。如今閱諸家說。集而大成。雖若甚易。而亦難矣。蓋為他之是非難見。而我之昏明易惑也。淺識寡聞。奚敢能承。辭不允。乃大搜索而討繹文旨。務當

其理。不求奇高。累月書成。凡二十卷。名曰大成。或謂子之所輯。不別于羅山。且引據不廣。似未全備。何也。答曰。余之所得。則羅山之所失也。不必執拗其說。蓋將在其所許焉。我只成其章句。莫壞道理而已。何更多岐亡羊。糊人視聽哉。若夫文中生意。言外覓味。則自得可也。

寬文癸卯孟秋月

心耕隱客

鵜信之書

